

大 清 四 巨 头 先 后 出 动 剿 捻 军

长篇历史巨著

◎ 牛泽著

军殇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军 殇

作者 牛泽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军殇/牛泽著.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7. 8

ISBN 7-5059-2672-1

I. 军… II. 牛… III. 长篇小说: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7262 号

书 名	军 殇
作 者	牛泽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责任编辑	任 杰
责任校对	任 杰
责任印刷	胡元义
排 版	北京成功信息处理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丰台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99 千字
印 张	12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68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672-1/I·1998
定 价	18.5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内 容 说 明

鸦片战争后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，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，因清政府对外国列强妥协和对人民加重压榨，致使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起来反抗。1852年（咸丰二年）河南捻军首领张乐行聚集反抗民众万余人，歃血结盟；次年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，与太平军协同作战，开展大规模武装斗争，转战豫、皖、苏、鲁、鄂各省，浴血奋战，屡败清军。捻军坚持斗争16年，活动范围达8省，有力配合了太平天国运动和当时北方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。本书以较翔实的材料、多彩的笔触描写了这一段历史，刻画了众多可歌可泣的捻军英雄，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，读来荡气回肠，慷慨悲壮，饶有兴味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等死不如杀官兵 (1)

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，中国正向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社会过渡，新旧矛盾日益激烈，诞生于惊涛骇浪之中的张乐行注定要风风雨雨，历经磨难。

第二章 沥血盟旗开得胜 (20)

孙发财又梦见刘洪立带人来到他家，用刀压着他的脖子，他大叫一声醒来，果见刘洪立站在床前，手上的大刀寒光闪闪。

第三章 大会盟横空乱世 (50)

崇安趴在这具断脖子尸首下装死。时隐时现的月亮投下模糊的影子，崇安看见断脖

予尸首那恐惧过度的血脸如狰狞厉鬼附在他身上，不由魂飞魄散，热尿浸湿了小老婆的花裤子。

第四章 痴情女烈火金刚 (70)

蔡鸾英骂道：“老不要脸的，你以为我不敢动你，今日姑奶奶非揍死你不可，让你嫖香窃玉！”说着举起马鞭便向丈夫刘永敬身上抽去。

第五章 风流女搅乱战场 (96)

那刘三姑与胜保明来暗去早有勾结，连日来只是刻意妆扮，极尽温柔之态，于枕畔劝诱张龙归降，又吞下鸦片烟膏，以死相胁……又一场浩劫。

第六章 五色旗狂飙万里 (148)

捻军连克涂家楼、阜阳、清江浦……捷报频传。忠王李秀成十分高兴，两军更加交好，经常协同作战，戮力杀敌。张乐行被太平天国封为“沃王”。

第七章 周表营盟主归天…………… (198)

僧格林沁说：“张乐行，只要你跪下叫我三声僧爷爷，我饶你不死。”张乐行笑道：“你龌趴下叫我三声沃祖宗，我身上的肉，随你要哪块！”张家三代被杀得断门绝户；祖坟被挖，里面的白骨烂棺扔得到处都是。

第八章 新捻军怒斩僧王…………… (245)

此时已近黑夜。僧格林沁困兽一般，企图垂死挣扎。外面的捻军挖壕筑垒，干劲十足。僧格林沁瘦骨嶙峋、困兽犹斗。哑着嗓音发令：“备好洋枪火药，准备朝东南突围！”

第九章 曾国藩哀叹无功…………… (293)

段谋南舍命救出侯氏，百般照顾。转眼到了秋后，侯氏生下一男孩。段谋南咬牙用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冒充侯氏的男孩，张家才有了后代传人。

第十章 李鸿章苦战东捻…………… (315)

捻军突破莱河，使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扼守胶莱之策成为画饼。朝廷内的攻讦风波再

一次向他袭来。曾国藩远在千里之外遥悉学生连吃败仗，愁得坐卧不宁，忙写信传授机宜。

第十一章 左宗棠难灭西捻…………… (343)

夕阳如血，映照著湍骇河滚滚的水波。战士们全身血迹斑斑，伤痕累累。张宗禹此时异常严肃，他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你们冲出去，联络弟兄，杀清妖造反，再图大业！”说完，他扬鞭抽向几人的战马……

附 录…………… (374)

第一章 等死不如杀官兵

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，中国正向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社会过渡，新旧矛盾日益激烈，诞生于惊涛骇浪之中的张乐行注定要风风雨雨，历经磨难。

1810年，安徽亳州雉河集。

这是一个不大的村落——张老家村。村子被树严严实实地遮蔽着，白天，从树梢上看见升起的炊烟，行路人才知道树林里尚有人家；夜幕降临，黑乎乎的村子里人们关紧门闩，早早熄灯上床，于黑暗中亦惊亦恐地睡去。

村西有一口大塘，祖祖辈辈不见大塘里有鱼。为什么，因为大塘里有异物。

村东有一个大坑，张着黑洞洞干巴巴的大嘴，晴天有白气从洞里飘出来，夜晚便有“呜呜”的怪声发出。

村南是一大片不高不低的山岗，村人各家的故人均葬于此。山岗除了坟莹土冢便是光秃秃的石头，于阴雨天于黑夜常有幽幽绿光忽闪忽闪地跳跃不停。

村西有一大户人家姓张，有三进三出的房屋二十几间。这些黑瓦青砖的老房子围成一个四方院，大门对南，而院子的小侧门正对着村西的那口大塘。朗朗晴天，大塘的水波声传到院子里，变

成丝丝凉风穿堂而过；阴晦的雨天，从大塘上面飘出的似灰似白似青的雾气罩在大户人家的四方院上空，飘渺不定，不住地变化成各种怪异的形状，夹带着沙沙的轻响，此时村东的大坑亦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，村里大人小孩无不心悸。

其时，大户人家早知道自己屋宅有异物。

这异物便是大蛇。

也曾找风水先生来看过。那老先生驼背弓腰，左手拿着罗盘，右手拿着八卦图，绕村一圈，看看村西的大塘，又望望村东的大坑，再在大院屋宅四处走走，最后双手作揖：“恭喜恭喜，此屋宅正坐落在风水宝地上，地脉好，有吉气，据老朽察看度算，此屋定有异物保佑屋宅主人永远富贵安康。”

张家祖辈忙说：“是有异物，有蛇。”

风水先生“嗯”的一声说：“蛇，龙也。家有龙居，此屋必出大福大贵之人。”

到了张慰祖这辈，人与蛇始终相居两安。

只是前些日子，丫环们不时来报：“老爷，家里的鸡鸭了不少。”

张慰祖说：“兴许是黄鼠狼或是村人偷吃了。”

又过了不久，又有丫环来报，鸡鸭又丢了五六只。

张慰祖这些时候也感到有些不对头。也说不上什么原因，总是心惊肉跳的。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日子，他总觉得有东西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出来，站在不远的地方打量着自己。听见丫环的禀报，他真是感到不妙。他走出屋子，穿过苔藓遍布的院子来到鸡圈。鸡圈里只剩下十多只鸡鸭惊恐地竖着毛、瞪着眼站着，地上有斑斑血迹。张慰祖问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。丫环回说昨晚听见鸡圈有动静，因天黑不敢起来，早晨就是这样了。

张慰祖叮嘱丫环们别声张。他主意已定，今晚非查出个水落石出。

妻子燕氏也来了。燕氏在生了大儿子间行、二儿子敏行后，现在又怀上了第三胎，已经八个多月了。此时她挺着大肚子非常艰难地挪动着小脚。张慰祖见她两眼浮肿，忙问是怎么了？燕氏说这几天一直睡不好，晚上总听见有什么声响，弄得人睡不着。张慰祖忙叫丫环扶着燕氏回房。

看着燕氏的背影，张慰祖稍稍露出点笑容。张家几辈大家庭，到他这一代，尚有良田 500 亩之多。张慰祖谨小慎微，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，娶了美丽温婉的妻子，有了两个儿子。现在妻子又怀上了第三胎。张慰祖在无数的夜里，梦见妻子给他生了个千金。他在无数个夜里笑着醒来。白天，他瞅着燕氏日益增大的肚子，就会想起自己领着穿着花衣花裤的女儿在院子里散步、玩耍。女儿头上扎着粉色的蝴蝶结，脚穿小小的绣花鞋，轻轻巧巧地跑着，偶尔还和他这个做父亲的拌两句嘴，于是他便买糖哄她，逗她，让女儿骑在他的脖子上，脸笑成了一朵花。张慰祖在无限期待中数着日子过，就觉得日子过得太慢，就觉出家中的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化，连空气都有一种特别的气味，有种异样的感觉在袭击着他。

夜幕降临，张老家村早已灯熄人静。张慰祖隐在厨房里，隔壁就是鸡圈。从窗户向外看，月亮惨白地照着地上的青石板，院子被幽幽的夜气所罩。树的黑影子浮在月光里，万籁俱静，阒无声息。张慰祖睁大眼睛看着，就看见黑黑的树影子在移动、在变化，一会儿拉长，一会又缩成圆形，耳边就听见村西的水塘隐隐传来的水波声，又听见村东大坑的呜咽声，张慰祖眼前又浮现出南面山岗上飘浮不定的磷光。这时，就听见一阵“呜呜”的声音，如大风掠过树梢。张慰祖下意识地看看树头，竟纹丝不动。一会儿，“呜呜”声消失，代之的是“沙沙”细声，如人赤脚行走在沙地上。张慰祖在一瞬间头发竖起来，浑身的鸡皮疙瘩炸开来。在他惊恐中，就听见鸡圈一阵噪动，鸡飞鸭叫乱作一团。张慰祖吓

得手脚冰凉不能动弹，好长时间才想起点亮油灯。火柴不知什么时候弄湿了，擦了几根都没擦着，急得他扔掉火柴，无助地向外看，惨白的月光下，分明看见一条又黑又粗的蛇尾慢慢地滑向院子边门。

张慰祖再不敢独自穿过院子。捱到天亮，他踉踉跄跄来到妻子的房间，告诉她：“是蛇吞吃了鸡鸭。”

“啊，这是几辈没有的事呀。”燕氏惊恐万状：“难道会有事发生？”

张慰祖一下子用手堵住了燕氏的嘴。他头疼欲裂倒在床上沉沉睡去。睡梦中，一条大蛇紧紧地缠着他，使他挣不开逃不脱。又见无数狰狞鬼怪围着他哭跳疯笑，他嗓子喊哑了，心乱如麻。醒来已是午后。燕氏端着糖水不安地看着他。张慰祖喝下糖水，擦去一头的汗，说：“你身子不方便，不要乱动。”就走出房间。

张慰祖穿过一进二进院子，径直来到祠堂。张慰祖在香炉里燃上高香，跪在蒲团上久久不动。正是夏天的午后，祠堂里昏暗惨淡，空气沉闷粘连。黑色的窗棂、苍白的帷帐，在张慰祖虚无的头脑中亦真亦幻地旋转着，飘荡着，遁入地狱天堂的境地。突然，乌云翻滚，风雨大作，风暴夹着灰土刮倒了高香，掀倒了香炉。一时间，白昼成黑夜，整个祠堂伸手不见五指，“喀嚓”一声，一个炸雷将门前的一棵老柳树拦腰击断；一道闪电过后，张慰祖清楚地看见一条巨蟒似的大蛇从天空轰然坠地而死，身上的鳞片闪着灰色的冷光，灰白的眼睛向天睁着，不甘心似的。张慰祖在无限惊恐中，就听见一声嘹亮的婴儿哭声划破了墨似的天空。丫环们来报：“太太生了。”张慰祖被抽筋似的跌坐在地上。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太怪异了。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卧室，看见襁褓中的婴儿，一时间泪流满面无限感慨。抱过婴儿，仔细端详孩子红扑扑的小脸，意念中的小女孩又出现了。他断定这是个千金。真是皇天在上啊。张慰祖高兴之余，见屋里下雾似的，嗅见满屋的硫

磺香气。燕氏说：“老爷，这孩子生下来就有满屋子的香气，这是好征兆，祖上积德，就叫他香儿吧？”

张慰祖说：“好，女孩叫香儿正合适。”

“老爷，是个男孩。”燕氏说，为连生三个儿子而自豪，激动得脸发红。

张慰祖迎头挨了一棒似的愣住了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拒绝抱香儿。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他喃喃自语。他不知道，正是这个香儿，日后把他五百亩田地及家产行侠仗义全部断送。他更不知道，正是这个香儿，日后成了驰骋大半个中国，指挥千军万马，叱咤风云、威名远播的起义领袖。

二

张乐行大风大雨极其传奇地来到人世，命中注定要做出不凡的事来。

他的家乡雒河集，位于蒙城、宿州、亳州交界处。雒河集因当地雒河而得名。集上仅有一条巷子三条街道，还被蒙、宿、亳三处管辖。这里远离州县，是个天高皇帝远的“三不管”地段。地痞流氓杀人放火，豪官显贵欺压百姓，打死人犯了案只要跨过界沟，就从这县到那州了。地方官吏懒得管。土匪强人看中这块风水宝地更加频繁光顾。张乐行爱到集上玩，由于生性倔强好斗，好打抱不平，他经常和伙伴们寻借口教训恶家阔少，替穷人出冤气。

在张乐行八岁时，有一次他又到集上玩，忽见一伙人旋风般地冲进集市。这些人一律骑着高头大马，脸上抹着红红绿绿斑驳陆离的颜料，还戴着红胡子，看上去有些怕人。他们在集上冲撞店堂，抢劫富豪财物，稍有抗拒，则刀枪并进，杀人放火。对待穷人，他们则秋毫无犯。张乐行躲在墙角旮旯里，看得心里无比痛快。

晚上回家，兴高采烈地和父亲一说，张慰祖沉下脸说：“以后遇这些捻党，躲远点，好好读书去。”

这是张乐行第一次听到关于捻党的话。

然而张乐行并不喜欢读书。一年四季独坐书房他受不了。身为男人的他，雄性和野性始终左右着他。父母在世时，曾严厉斥责他，并将他关于屋内，读书写文章，以期能中个皇榜为门庭争光。不想张乐行仗义疏财，不仅不钻研文章，还到处游逛，到附近的吴桥集摆赌，参加“混光棍”和“争光棍”行列。张慰祖没法，心想给他成亲算了，让媳妇管着他兴许好些。和燕氏一商量，燕氏觉得再好不过了，便托人相亲，一来二去看中了本地一户姓马的小姐。马小姐虽不识字，但生得眉眼柔顺，极有韵味，是个足不出户的闺中小姐。张乐行那时整天和朋友吊脖子交颈云里雾里神游，直到入洞房，方才掀起红盖头，看看自己新娘的模样。不看则已，一看脱口说道：“好一块小家碧玉！”托起马小姐放于床上，一口气吹灭了幸福的红蜡烛。在黑暗中，香儿方才知道世上还有如此这般男欢女爱、如此这般登峰造极的快乐事。香儿在一夜间把马小姐变成了自己的女人，马小姐从此与张乐行恩恩爱爱举案齐眉。一年后，马氏为张乐行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张喜。张家的深宅大院从此婴啼人笑。张慰祖拂着花白的胡子心中得到莫大的安慰。

此时，张慰祖已年逾六十，张乐行如安心守着祖产，原本是可以稳妥地当一个富足的乡间地主了此一生。但是，张乐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年代，中国封建社会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，新旧矛盾日益激烈，张乐行在惊涛骇浪中注定风风雨雨，历经磨难。

当张乐行一家温饱有余之时，雒河集一带已连续发生饿死人现象。有一天早上，张乐行看见他家门旁倒着一位要饭老太太。看来老太太是饿昏了，张乐行扶她进屋，倒了一碗水给她喝下，老

太太方才慢慢醒来。老太太一声不吭，只贪婪地盯着桌上的米饭，艰难地咽着口水。张乐行端过一碗饭递给她，老太太没半点迟疑，手抓口吞，一眨眼将米饭吃尽。张乐行不顾父亲责备的眼光，又盛了冒尖的一碗，这次，老太太接过碗，对张乐行说：“我听人传说张家三少爷心眼好，我拚死爬到这里想验验真假，果然是真的。我只求三少爷允许我把这碗饭带回去，救救我可怜的孙子，他快要饿死了。”张乐行听后，转身奔到仓房，提了半袋大米交给老太太。老太太一下子跪在他面前，口里说道：“好人哪好人！你是玉皇大帝派下凡的好人！”

老太太流着眼泪背着米走了。张慰祖免不了要说张乐行几句。张乐行说：“爹，人家都快饿死了，能见死不救吗？”

“普天下穷人多的是，你能救几个？”张慰祖看着儿子问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他这个儿子怎么对穷人这么感兴趣！他又补了一句：“照你这样，还不把咱家搞垮了。”

多年以后，张慰祖这句话得到了证实。

雒河集有个地方叫南压乐牌坊，离张老家村不远，宋克俊便是南压乐牌坊的圩长。此人是雒河集闻名的大地主，在县城开了三处典当铺，在乡里有十几个佃户庄。他自己常说：“我宋克俊走二三十里路，吃不着人家井里水。”宋克俊家里雇了二十几个帮手，专管催租收债，看家护院，是个富得淌油的大地主。

有一天，雒河集的要饭穷人林老头，在南门附近拾山芋。田里的山芋早让人收回家了，林老头一点点翻土，寻找偶尔漏收的山芋，还真让他拾着半篮子。老人正拾着，被宋克俊看见了。他喊道：“喂！你是哪庄的，怎么不长眼睛摸到我地里拾红芋！”

林老头不敢和他硬来，便笑笑说：“自己有地还拾庄稼吗？这田里的山芋，你家已收过了，我捡捡根头碎脑回去活命啊！”

宋克俊说：“十个拾庄稼的九个贼，快把山芋给我留下。”便叫旁边的护院家丁把山芋倒下。林老头挎着篮子死不放手，被家

丁打得口鼻出血，昏倒在地。

正在这时，张乐行和几个哥儿们从这里经过。他一看便火了，指着宋克俊说：“姓宋的，你未免欺人太甚。”

宋克俊见是张乐行，心里有些害怕。谁都知道张家三少爷天不怕地不怕，专门帮助穷人打击富户。宋克俊便说：“张乐行，你爹也是有田有地的主儿，你怎么尽帮穷鬼讲话，灭富人的威风呢？这老家伙要是在你家地里拾庄稼，你爹准不让拾。唉，张慰祖怎就养了你！”

张乐行没等他说完，就抽了他俩耳光，骂道：“狗日的，自己把人往死里打，还来教训我！老子做什么事心里有数，要你说教？有你这样的狗官，就没人好日子过。”

宋克俊被张乐行打，这还得了！他身边的家丁们立即扑上来，和张乐行等人打成一团。宋克俊见打不过张乐行等人，便带人往回跑。一边跑一边喊道：“张乐行，你等着，咱骑马看书——走着瞧。”

张乐行说：“老子还怕你不成？”

宋克俊走后，张乐行把林老头背回家，请来医生为他看伤。林老头伤愈回家，张乐行又给了他半袋米。

这年正赶上水涝，田里的庄稼全被大水冲走，颗粒无收。雒河集一带被饿死的人不计其数。佃户们被迫外出逃荒要饭，流离失所。小路上、水沟旁随处都有饿得奄奄待毙的人们。如此众多的饥民，张乐行想救济也是不可能的事。这天，他和几个人聚在一起，一边叹息荒田薄地，死人无数，一边想办法弄点粮食分给大家。

有人说：“西庄木寨木土魁家，陈年余粮多得很，去找他借点。”

旁边有人说：“找他借粮，那还不是要了他的命。”

张乐行说：“人心都是肉做的，他还真能看着人饿死不救？咱试试看去。”

这天，他们一行人来到本土魁家。邻近的百姓听说了，都跟着涌来，男男女女挤了一屋子人。本土魁正在家中和小老婆喝酒，见来了这么多人，正想发作，细一看，这些人拿锨扛锨，一副要拚命的样子，便落下笑脸道：“乡亲们，今天到府有何贵干？我本土魁可没对不起大家！”

张乐行上前一步说：“你也看见了，路上到处都是死人，今天大伙来，是要借点粮食暂渡难关。”

本土魁还想说什么，张乐行身后的百姓可等不及了，他们嚷道：“今天不借粮，就砸粮仓！”

本土魁只得打开了多年封存的仓门。当这座小山似的粮堆呈现在人们面前时，百姓们乐坏了。人们一边喜气洋洋地分粮，一边唱道：“葛花树，弯又弯，拧成劲，能上天；老乐结起穷光蛋，还怕搬不掉皇帝的官！”

涡河流域称呼人时，举这人名字的一字，上面配一“老”字，表示特别尊敬之意，一般只有德高望众的人才能获此称号。张乐行为人宽厚，家乡群众只要有事找他没有办不成的，因此人们都尊他“张老乐”。

张乐行带人分了本土魁的粮食，离雒河集西北十五里的袁楼主袁皋慌了神。

袁皋在村里有五座楼，是涡河两岸有名的财主，家有土地两千顷，他从雒河集到亳州，脚不踩人家一寸土，口不喝人家井里一滴水。家里粮食满仓，骡马成群，丫环侍从好几十，护院家丁一百多，他儿子又在州里做官。袁皋有钱又有势，所以得个绰号：“袁双千”。

袁双千听说本土魁粮仓出了事，吓得连忙派人到州里，去找他的儿子回来商量对策。他儿子说：“这些穷小子胆子再大，量他们也不敢动咱袁家。”袁皋说：“你不知道这些穷汉疯了似的，预防着点准没错。”